

冰見谷從教學大樓的樓梯間醒了過來——他沒事。

或許是一如往常的好運，又或是剛好倒在偏僻一些的地方，再不然就是被當成屍體忽略。不然，他也沒辦法解釋為什麼自己沒事——畢竟這天的指令是如此的殘忍。

起身後，他摸著體育褲的口袋，確保昏厥前所買的消炎藥還在，接著再用手背粗略地測量體溫。他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了。原因估計是昨天被外力刺激到身上的傷口，而引發了些症狀，後來甚至還待在自己班的教室徹夜未眠。

「真慘啊。」發出了平淡到好似事不關己的語調。冰見谷緩步下樓，準備回去宿舍請人協助他達成指令十三——停止呼吸三分鐘——他還記得，當投影幕公布指令的時候，自己只覺得既可笑又諷刺。

因為，那不正是他所熟悉也習慣的事了嗎？

感受著步伐越發沉重，明明只差幾步就能返回的男生宿舍，此時對他來說卻是如此遙遠。

冰見谷很訝異自己變得這麼虛，卻又不是那麼的在乎。他認為一定還有別人比他慘，缺手斷腳的比比皆是，更別說那些已經逝世的人。而他自己，只不過就是受了點小傷罷了。

然而，在他恍惚之際，他好像看見了熟悉的身影——

他遠遠看著便能夠知道這個瘦弱的身影是誰。

「……」白木還沒有開口便上前去了，他用僅剩的右手扶住了虛弱的冰見谷，支撐住對方好讓他可以更穩的走動，儘管這個不自然的攙扶動作會讓對方發現自己少了一隻手，但是已經無所謂了。

他打量了一下對方的狀態——右手上不小的傷、還有因為傷口感染的發燒，這些是他所能見到的。

他皺了皺眉頭，目光移開對方並且向宿舍的門口看去，低聲沈穩的聲音劃破了數秒的沈默，「怎麼弄成這樣。」

實際上他沒有任何立場說出這句話，但以這個情況下不得不說自己好多了，至少自己的傷口都會立刻處理。

在這樣醫療匱乏的環境下這樣大的傷口便會在短時間內因為感染發燒或喪命，想要靠自己好起來不但聽起來太過不實際，而且很難受吧？對方明明不可能不懂。

他反過來用左手抓住白木不對勁的手臂，一時半刻只能用那對藍眼，反覆做著一閉一合的動作。他拉著對方的手，幾乎都要轉了一整圈的，從各個角度觀察著斷肢處。

當他抬起頭準備說點，卻看到對方移開視線，這讓他難以理解。而面對白木的話，冰見谷只是用著自己也沒發覺的虛弱嘶啞聲，轉移話題般的反問，「那你呢？」簡短的三個字，流露出滿腔的不解和不忍。

「看著我，你什麼時候受傷的？」

「不該是你先回答嗎。」和對方的聲音比起來，白木的聲音顯得有力量多了，他在對方轉向自己的時候抽開了那隻已經不在的慣用手——他沒有回答那是三天前失去的。

「至少這幾天我恢復比你更好。」他直直看著那雙一眨一眨的藍色眼睛，清澈的像是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一樣反而讓他更難受。

「明明知道這種傷不可能馬上癒合，是想靠意志力讓他好起來嗎。」他用非慣用手一把抓住對方受傷的右手，原本平穩的聲音像是破了功一樣被難受的顫抖聲給取代，就算不明顯，但卻一樣可以感覺到話語中的情緒。

相對的，冰見谷也沒有回答白木。

已經過了三天了啊。三天，原來是這麼久的嗎？他不知道白木這幾天做了什麼、又經歷了什麼。學校明明就這麼點大，他居然在這三天都碰不到對方。結果好不容易再次相遇了，卻又是這種局面。

「我本來沒事，只是……」他不覺得自己有必要解釋傷口惡化的原因，所以話語突然戛然而止。但是很快地，白木打破了這短暫的沉默。現在他的右手被對方扣住，繼而成功地牽動到傷口。這份痛楚使他微微皺起了眉，下意識地想用左手掙開對方，「……放開。」

他不明白為什麼白木要這樣做，也不知道為什麼對方的聲音，聽起來是那樣的壓抑。

似乎注意到了對方那細微的表情變化，他有些驚嚇的放開了手，「抱歉、」白木為他的粗魯道了一聲歉，咽了口水之後才又開口，「讓我扶你回宿舍吧，我會把我的事情和你說。」

他重新意識到跟上次一樣的無力，自己從幾何時變的如此沒有安全感。對方欲言又止的斷句也讓他在意，但是卻無法更深一層的過問在摯友身上發生了什麼事。

像一直以來的那樣，就算自己的事情說的再多，對方也從來不肯多提自己……所以他只和對方答應了會告訴他，告訴冰見谷這三天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是什麼讓他毀了四天前的約定，同時，白木也放棄了追問下去的慾望，他抱持著希望——只要等待總有一天對方會願意和自己說的，或許吧。

他勾起一抹淺笑，摸著白木的頭讓對方不用在意，「你沒有必要道歉。」而對於對方的要求，他點頭答應了。

就這麼被對方扶進電梯，他邊按著樓層鈕，邊告知對方自己住在靠近逃生門的那間寢室後，他才忽然意識到腦袋愈發昏沉，連帶呼吸都變得重了些，雙腿更是快無力支撐——有那麼嚴重嗎？他困惑著。

儘管搭乘電梯只有短短幾秒的時間，冰見谷還是閉上了眼睛稍作休息。他原本想請白木讓自己靠著，只不過又認為已經麻煩對方太多事了，所以不敢多加要求。最後決定稍微離開白木了些，將頭靠在電梯內的鏡子上。

鏡子冰冷的觸感激起一片雞皮疙瘩，緩緩吐出的氣息為鏡面鋪上了一層薄霧。冰見谷現在很需要這份冰涼，可以的話，他甚至想整身浸泡在水裡。

聽對方說完他才發現對方只住在自己的正上方，同樣靠近逃生門的位置，本來想和對方說出這項情報，但是他打住了。只是看著最後倚靠在鏡子上的冰見谷，沈重的呼吸聲響徹了整個電梯。

數秒的時間都像是過了幾個小時一樣漫長難耐。

然後樓層到了。

他按下延長的按鈕之後拍拍虛弱的對方，熟練的攙扶並走向同樣位置的房間、打開了門，這是他第一次知道對方事發之後住哪裡。而且整間房整齊的令人驚訝。

白木扶著冰見谷走近床邊讓他坐下，述說著自己這三天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吧。」他把整段故事說完，包括自己第一天被人突襲、第三天被人報復、被日向拯救、失去了手，全都一五一十毫不隱瞞的說了出來。

最後他沒有看著對方的臉，而是像在等待什麼一樣安靜了下來，就像是……在等待著會有什麼回覆——他沒有直接說出來，他也想知道對方身上發生了什麼。

電梯響起了提示音的瞬間，他將自己交付給了白木。而在離開這狹窄的空間之前，他回頭望了一眼，卻從鏡中看見了不願面對的事情。那白皙臉蛋上泛起了一層紅暈，額頭沁出的汗滴使髮絲緊貼著肌膚，種種跡象都指出身體不適。

可笑的是，雖然冰見谷總算是認清了事實，但他心底深處依舊認為只要睡上一天狀況就會好轉。

在身體感受到柔軟觸感之後，他慶幸終於能停下沉重不堪的步伐了。當白木坐在旁邊開始娓娓道著一切，他只是將目光放在寢室地板上，一如既往認真地聆聽著。那張總是平靜的表情，在聽完那些經歷後多了分鬱悶。

現在該說些什麼才好，在這種可能看不到未來的現況，連個『不要受傷』這麼簡單的約定自己都沒辦法遵守，他又能對他說些什麼呢。

即便如此，喘了幾口氣平復紊亂的呼吸，冰見谷還是說了句：「還好，你還在這。」

冰見谷抬起頭望向坐在身側的白木，不出所料，他又不看自己了。而這已經是第二次了。

有時候他覺得眼前這個將瀏海梳起的男孩很好懂，試圖假裝沉穩的態度，但其實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於是冰見谷用裹著滲血繃帶的右手指尖，輕輕勾住對方的右手拇指，那雙水藍色的眼睛再度注視著白木。

儘管他還是認為沒有必要告訴對方自己經歷了什麼，但既然男孩對他毫無保留，那他怎麼還能繼續堅持呢。於是他輕聲地說著。

「我的事，你要聽嗎？」

雖然是明知故問吧，冰見谷心想。

「嗯。」聽見對方的問句之後，他點頭並將目光對上。至少對方願意說，想到這邊，他原本糟糕透頂的心情多少得到了一點平復。但，要是對方不過是因為察覺到自己的失落而做出這樣的選擇呢？畢竟冰見谷如此的擅長「察言觀色」，總是那麼「替人著想」。

「如果……不覺得勉強的話。」基於這樣複雜的心情，他又說出了這麼一句話。一瞬間讓自己感覺矛盾又可笑，現在終究是誰又在照顧誰了。

但……

他動了動那根被勾著的拇指，他看著摯友的滲血的繃帶及傷口，他果然還是想知道這幾天來，對方終究發生了什麼。

冰見谷點了下頭便開始講述著自己的事情，雖不到鉅細靡遺，卻也足夠了。他說，之所以第二天會倒在泳池旁，是因為執行完跑步指令後的疲累，加上種種負面情緒侵占全身，他才會失去意識。不過與其說暈倒，不如說是睡著才對。

接著第三天——也就是手掌傷勢的一切源頭——是他遇上了失去親人而喪失理智的朋友，那時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只有任由對方發洩情緒。然而，冰見谷還是拯救不了他。至於傷口感染導致發燒的現況，或許是昨天下午傷口被人又掐又壓，還徹夜坐在教室裡沒睡的關係。

——不過，他還是隱瞞了正確的傷口數量。他希望對方只需要知道這樣就好。

尾音一落，一切又恢復了寂靜。冰見谷用那骨節分明的手指，再次勾了下白木的拇指，看似是沒什麼意義的動作，其實卻代表著他在等對方作出反應。

聽著對方的回答讓白木的心情從擔心轉為複雜，手的一切源頭是源自於自己失去親人的朋友，失去親人固然痛苦，但對於來自朋友的傷害卻像是因為想幫助拯救他，所以任由對方將自己弄得殘碎不堪。

一瞬間他不知道該做出怎麼樣的回應才好，他明白冰見谷這個人，是真正善良、溫柔的人。但這樣的所作所為對自己太過於慘忍極端。

他在冰見谷勾了勾自己的拇指後，下意識地將拇指收回輕輕地握了拳，他知道自己並不擅長說謊，於是乎便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恩，那你之後有甚麼打算？然後換個藥吧，你繃帶髒了。」他，迴避了話題，一個最爛但是最能夠讓自己從不悅的情緒中脫離出來的選擇。

而這樣的問句從他嘴裡吐出的同時，他轉了個身順便想翻翻床頭櫃試圖尋找醫療包的位置。

將對方故作平靜的反應看在眼裡，他忽然慶幸自己沒有說出其餘傷口的事，現在他只需要留意別在白木面前露餡。雖然冰見谷很害怕疼痛，但卻又擅長忍耐，而這幾乎是下意識的習慣，都是不願身旁的人替他露出擔心的表情所致。

白木的這番話讓冰見谷有些欲言又止地微張著嘴唇，向來神準的第六感告訴他，要是說了對方肯定會生氣。比起擅長隱藏事情的自己，對方就是這麼的藏不住。只不過看著他要讓自己換藥而找著醫療包的身影，他還是開了口，「我要做指令十三。」然後，勾著的那隻手指稍微用了點力道。

「你可以幫我嗎？」

他的聲音還多了些堅定。

聽見這番話之後，他「碰」的一聲馬上關上了櫃子。

「你怎麼會認為我會答應。」白木看向對方，那雙眼銳利的不像是幾分鐘前的他，「你先解釋吧？」

「為什麼櫃子裡有罐藥水但是你沒喝。」他將右手放在自己的腿上並且焦慮的握拳，他的口氣也失去了一開始偽裝的沈穩。

「你還想在這種情況下要我幫你做窒息指令？你在想什麼？」

「到底為什麼……總是這樣啊……？」他丟出了無數的、他無法理解的問題，白木可能也從來沒有想過，這樣難聽的話會對這對方說出來。

視線順著撞擊聲而去，落在漆得烏黑的木頭櫃上，這次輪到冰見谷沒有直視著白木了。劍拔弩張的氣氛，使沉甸甸的腦袋開始嗡嗡作響地發疼，想要開口說話，腦海卻一片空白。

最後總算是擠出了淡淡一句：「對我來說，這是最輕鬆的指令。」

他不選擇刻字，也不願意對他人施暴，其代價就是積分愈來愈少。雖然不清楚對方有多少積分，不過心裡卻不擔心這點，他甚至認為白木的積分遠遠超過自己。

「你如果不答應，那我會請別人幫忙。」卑鄙的把話說死，冰見谷看回白木，那片藍清澈得有些天真、也有些固執。他伸出了左手放在那用力到都掐緊肉的手上，「藥水，是我認為沒必要喝。」他還補充道，發炎和發燒都是意料之外的事，但睡一覺就能好。就跟往常一樣。

他從來都沒有要對方理解一切。只是愈是隱瞞，愈是容易看見困惑爬上身旁的男孩。雖然似乎沒辦法繼續這樣下去了，但他還是選擇隱藏。

「沒必要？你是沒有理解狀況吧。」白木認為對方的智商來說，這種一般人都知道的基本常識他不可能沒有想過。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根本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出去的場合，傷口都發炎了還認為是小事……這到底該說是冰見谷太看的起自己還是單純的無知？

「你要是不被肅清也會先被自己弄死。」他喃喃的說。

「行啊，我可以幫你。」白木在感覺對方的堅持之後這麼說了，如果這種情況下還去找別人豈不是又再次讓冰見谷暴露在喪命的危險之中？「但前提是，你願意把藥水喝了。」他開出了這樣子的條件，雖然不知道對方為什麼要留下這罐藥水，但白木希望他是為自己而用，也得為自己而用。

他沒有正面回應白木的話，而是往斷肢看去。既然對方認得出櫃內的神奇藥水，那麼也證明了他飲用過、也奏效了，這也是白木明明失去了左手，卻一點也不虛弱的原因嗎？

褪去身上的體育外套之後，冰見谷逕自起身往浴室走去。在洗手台裝滿至能讓臉埋進的深度之前，他用毛巾擦拭著額際的薄汗、打理儀容。他就這麼凝視著倒映在水面上的身影，直到模糊扭曲的臉恢復平靜、直到白木跟進浴室為止。

雙手手指沿著後頸側邊曲出一個角度，他透過鏡子望向男孩，「你可以捏著這裡。」

——剩餘的事情，等做完指令再說吧。

對方沒有直接回應自己，這讓他起了戒心，但同時因為信任著對方所以將對方的舉動視為默認和無言的答應。

而其實，他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這麼做是否正確，他為了不讓對方身陷危險答應幫忙，但同時卻也意味著答應對方要讓冰見谷身陷危險。

如果這麼做他真的發生了意外怎麼辦，而且他明明比冰見谷更明白現在的狀況，卻對阻止對方做這件事情無能為力。因為以他對他的了解來說，他一定少做了很多指令，這或許就像冰見谷剛剛說的一樣，已經是最輕鬆的了。

答應了他可能會被自己親手害死，不答應的話也會被自己的親手或冷漠害死。

白木看著對方走進了浴室，一直到水聲停止後他才將藥水放進自己的口袋然後進門。

最後，面對對方的指示點用點頭來取代回話。摸了摸自己右邊的口袋祈禱者不會發生任何不妙的事。

沒有髮帶的情況下，冰見谷用左手掀起大片瀏海，深深吸入一口氣之後將臉沉入水下。冷熱交錯的瞬間，肌膚再度泛起一陣雞皮疙瘩，只是不到幾秒便消散而去。放在後頸上的手動作溫柔卻也緊繃，彷彿認為自己是件易碎品，所以他也將右手放在白木手上，告訴對方不用擔心，他不會怎麼樣的。他能保證。

三分鐘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當項圈在一片死寂的空間發出響亮的提示音，他用鼻子吐出了剩餘的空氣，將頭抬出水面時，貪婪地吸了幾口新鮮的氧氣。冷水沿著臉部曲線滑至洗手台，也沾濕了他濃長的睫毛。待平復略微急促的呼吸之後，冰見谷回頭望向白木，「我沒事。」

——然而這也是件諷刺的事實，因為他慶幸著自己有過類似經驗。

他不喜歡這種感覺，他在將對方的頭往下壓的瞬間只感覺到害怕，但要是做不好只會徒增要重來的麻煩。

好險對方完全沒有要起來的慾望。

……好險嗎？

一切都結束之後他往然回的方向丟了一個乾的手帕，在對方接住之後朝著那個方向舉起了右手和那瓶未開封過的藥水。

白木默默的期盼對方不要辜負自己的信任。「雖然還不知道你為什麼要留著，但是快喝掉他吧。」他轉身擋在浴室的門口，而那雙墨黑的雙眼指示直直的盯著對方。在對方喝下之前，他絕對不罷休。

拭去了臉上晶瑩剔透的水珠之後，他沒有對白木接下來的動作感到訝異，像是早已預料到了，他只是靜靜地用左手，擰出了吸入手帕內的水。當水滴落入洗手台後，沒過多久，冰見谷才緩緩開口，他用著音量不大的聲音說著：「你說我沒理解狀況，那你怎麼相信了那個東西。」

喝下來歷不明的藥水就能加速癒合這件事，他始終是抱持著滿腹的疑慮。所謂的仙丹，真的存在嗎？——即使面前擋住門口的是活生生成功的例子，他還是不改變自己的想法。

造成一切的主謀日益加重了惡意，無論是石頭、糖果、投影幕上諷刺意味滿點的文字，儘管他不介意惡意，但也不代表他能全盤接納。另一方面他也承認，他們只不過是任人把玩的玩具。

所以冰見谷拒絕飲用。說他白白浪費得來不易的積分也好，在還沒弄清楚一切之前，他是沒辦法安心服下這瓶藥水的。

「等到什麼都弄清楚早就來不及了。」他回覆，右手依舊不動於衷的舉著藥水瓶，看向對方。「如果你認為我會傻到不經大腦做事，那我至少不會拿你做這個實驗。」當危急的時候就算是一絲危險希望也要把握住，至少白木自己曾經離死亡只有那麼一線之隔。

「況且我沒有相信過主謀，也沒打算相信，但是此刻你並沒有不相信這罐藥水的選擇。」他繼續這麼說著。

「還是說，你願意讓朋友因為失去家人而傷害自己，甚至把自己逼到這種地步。」

「卻不肯相信已經拿自己嘗試過的我。」，如果對方堅持不願意，那白木也只好自顧自的認為是對方辜負了自己的信任，單純利用自己完成指令。「那我對你來說是什麼。」

從途中就瞪大了眼睛，太多破碎的想法一擁而上使他無法思考，只能站在那兒聽著白木說話。

他在說什麼？這明明是兩件不同的事。

冰見谷不知道該怎麼描述自己現在的感受，硬要形容的話，就像是還沒有從水下抬起頭一樣，他仍舊感覺到自己快窒息了。同時，身上各處的傷口也在叫囂著，爭先恐後撕咬著他的思緒。他將白髮揉散，用苦澀的表情看著對方的斷掌，「你也是我重要的人。」再重新對上墨黑色的雙眼，「只是這不一樣。」

他還是沒有辦法理解白木幹從相遇到現在所做的各種舉動，或許對方也有同樣的想法。剛才的聲音乾乾啞啞的，他的心也是。

伸出左手放在對方的手指上，目的不是收下藥水，而是將白木的右手往下推，「好，我相信這瓶藥水。但需要它的人不是我。」說完，冰見谷就這麼向前走，打算離開浴室。

手被推回後，他將右手再次插回口袋裡，看著眼前的白色身影默默的擦乾臉頰，準備離開。

他在聽見對方說出「這不一樣。」後閉了上眼、皺了眉頭。

並沒有不一樣。

唯一不一樣的是，白木從來沒有想過要拿摯友當作宣洩或執行傷害性任務的工具。

今天要是自己選擇了傷害冰見谷的指令，他也不認為對方會坦白的拒絕他。

「需要藥水的人不是你？不然又是哪個你認為『需要幫助』的人嗎。」和對方擦身的那個瞬間，他又再次伸出右手。

他這次無視了對方的身體狀況，強硬地將冰見谷壓在浴室的門板上。「你真的認為你這副德性，還有人會願意讓你幫他嗎？」雖然他並不了解原因，但至始至終也無法認同冰見谷不斷的成為別人口中的工具人。

本來他怎麼樣也不打算回話。

冰見谷前腳才將要跨出浴室，卻被身旁的人猛地拉扯，撞上了門板，「唔——」有著多數瘀青的背後又給了自己一次劇烈疼痛，從容表情不復存在。他皺起了眉，用著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看著白木。

他從來都沒想過他會對自己這樣。

冰見谷用左手試圖推走白木，但無奈此時這身狼狽不堪的模樣，他所做的只是徒勞無功，彼此的距離連一公分都沒有拉開，「對。我承認我的確狀況不好，但還撐得住，所以我寧可把藥水給他人。」沙啞的聲音不如往常的平靜，現在多了分本人察覺不到的焦躁。

「只要還有利用價值，不管你怎麼樣，別人都不會拒絕。」不顧急促而破碎的呼吸一連說了好幾句話，也仍然在嘗試推開眼前突然粗魯的人。冰見谷所說的這句話，適用於不管是現今被困住的狀況，還是遇到這種事故之前的現實。至少他是這麼認為的。

他把剛才沒有解釋完的事情再提出來，但是一回憶起當時的狀況，心情變得有些沉痛與酸楚，「不然如果是你，在被限制住行動的情況下，你會怎麼做，你還能怎麼做。」雖然即便當時沒有被手銬銬住，他還是會任由對方亂來，只不過傷勢或許會比現在輕微了些。

「就算當下甚麼都做不了，現在明明還有能抓住的機會，只不過你不想。」

「我不怪你受傷，也不怪你遇上困難。」他回應了冰見谷所以提出的問題，並想起當初他是怎麼失去他的左手。

他其實一直為失去左手的事感到抱歉，這個抱歉除了是對曾經兩人互相承諾的約定以外，更多的是對那些生存環境下還要擔心自己的朋友，包括冰見谷。

「我不能接受的是明明說好了要好好的，但受傷過後，都到這個地步了你還是沒有要挽救自己的打算。」

「就連現在，你明明連推開我的力氣都沒有，你說你還要對誰伸出援手。」他將右手收回並站直了身體。

「明明一心一意的要對大家溫柔，但是你這樣的舉動——」

「只不過是在讓真正在乎你的人擔心而已。」並不是所有的關係都建立在有沒有利用價值上，至少自己從來沒想過。

隨著白木所說的話，在那一刻他想到了很多事情。無論是家人曾經說過的話，或是自己不知道為什麼盡是會在對方面前醜態百出。明明已經不想再經歷這些事情，不想再讓誰替自己擔心，卻又無法平息心裡的不安。

各種層面上都快承受不住了，他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辦才好，他也不是不明白對方所說的話，只是沒有方法從中解脫。

身體在激動過後開始反噬著他，額頭熾熱的溫度和自傷口處蔓延開來的疼痛愈發清晰，腦袋也昏沉的使雙腿支撐不住無力的身軀，他沿著門板開始往下滑，直到碰到地板為止。

那雙眼睛漸漸模糊了起來，於是冰見谷將頭埋入雙膝之間，「但是不繼續那麼做，我就沒有意義了。」聲音悶悶的，還帶著點鼻音。

「你用盡一切力量對全世界溫柔，那這個世界裡面應該要包括你自己。」他摸了摸那顆因為生病發燙的白色腦袋。

收回手後白木跟著對方的身影一起向下，坐在狹小的門框，靜靜的聽對方說著自己的迷惘「你總想把一切都攬在自己身上、自己解決，但是你的身邊其實也有很多可靠的人的，你的壓力不用這麼大。」

因為他自己也多少能夠明白這樣的迷茫。

他也想保護大家，也想對大家溫柔，但同時卻也擔心著這樣子的自己會不會害自己拖累或失去真正重要的人。

至少他明白為了避免這樣的事發生，他必須想盡辦法照顧好自己，畢竟如果他先倒下便會成為朋友們的後顧之憂。

正因為了解這些事他才能說出這樣的話。

「你沒有你想像中的那麼不重要。」至少我們都在乎你，也能陪你。

「你從來都不是孤單一個人的。」

冰見谷覺得大概永遠都沒有辦法贏過白木了。

維持低頭的姿勢任由對方摸著，他能感覺得到溫熱的液體自臉頰滑落，沾濕了體育褲的布料。多年來的委屈和壓抑湧上了喉頭，但終究還是忍了下來不哭出聲。

一直以來都是藉由別人證明自己的生存價值，期許著總有一天會被肯定。然而他所渴望獲得的一聲認可，在很久之前早已不在了。雖然白木這麼說，但短時間內冰見谷或許仍然走不出來，只不過至少，他知道有誰可以讓自己依靠。

於是他伸出了手，怯生生地抓住了白木的衣服一角，「みき.....你真的很狡猾。」顫抖的尾音使吐露出的話語聽起來特別無力，抬起頭用著濕潤的眼眸看向白木，然後又立刻塞回雙膝之間，「.....我喝就是了。」

「你也很努力了，休息一下吧。」和對方認識了三年，這或許是冰見谷頭一次在自己面前哭，看著對方被眼淚浸滿的眼睛，不知怎麼的這時候才覺得自己跟眼前的摯友劃破了中間那一道，一直以來都看不見的牆。

總是像所有人的暖陽一樣想盡辦法照亮大家，而世人終究把太陽當作一種工具，太陽也心甘情願的繼續用一生作為代價為大家努力。

他覺得，太陽大概是最適合形容對方的了。

炙熱溫暖卻從不讓人有機會明白。

白木從口袋裡拿出了藥水，遞進對方的手中「好起來，然後我們要一起活下去。」他這麼說著，聽見對方叫了聲自己的小名忍不住笑了下。

「不過這次就不能毀約了。」他用空出的右手比出了蓋章的手勢，雖然這樣很老套但單純。

這是沒有任何理由、存粹建立在兩人之間的約定。

在接過藥水之前，他用手背抹去了臉頰上的水痕，和那仍在眼眶裡打轉的淚滴。冰見谷其實很訝異自己的淚腺功能還能正常運作，不把前幾天被痛楚激出的那次計算進去的話，他已經將近十年沒哭過了。不是不會哭，而是不能哭。他從來都不被允許落淚。

之後，他將藥水瓶蓋轉開，一口灌下喉嚨，一滴也不剩。

看著對方比出了個手勢，冰見谷原本也想笑，但是白木接下來所說的話，讓他打消了念頭——他其實也很在意自己毀掉當初的承諾。

突然之間，有種無法言喻的情緒湧上心頭，眼睛也再度變得又癢又熱。他直盯著白木失去的那隻手，才正想講些什麼，眼淚卻比聲音先流了出來。冰見谷不知道為何而哭，他只知道這一點也不像他。

「……我答應你。」硬是用著綿而含糊的泣音出聲，「但是你的手回不來了。」然後，修長指根再度覆上白木的手。

在按下這樣的承諾後，白木微笑並對冰見谷的話搖搖頭表示沒事。「每個人為了要活下去都捨棄了不同的東西，有人失去理智，甚至有人失去摯友。」

「但是如果我因為捨棄手臂活下來，那並不是值得難過的事。」自己失去的不是一直以來堅持著的人性和善良，這樣對自己來說就很好了。

「雖然是有一點痛啦，」他晃了晃仍然和對方握著並蓋著印章的手輕笑了聲，也沒阻止對方哭泣，就只是靜靜的看著。「但是我相信，只要活著出去就會有希望。」

「.....嗯。」冰見谷邊聽著白木所說的話，邊任由淚水滑落下來。儘管氤氳的水霧模糊了視線，但他還是有意識到那墨黑色的眼睛正直直盯著自己看。所以他鬆開手，遮住了白木的眼睛，就和三天前一樣，「你不要再看了.....」

是啊，活著就有希望。還有人在等他回去，所以接下來不能再出事了。無論是誰都不能再出事了。

「對不起，你可以，再陪我一下嗎？」抿起嘴唇深深吸了一口氣，試圖順平紊亂的氣息。

「嗯。」在對方遮住自己的眼睛之後白木才將手放下。

本來想說對方可能比起坐這這裡的陪伴會更喜歡獨處，但是似乎並不是這樣。

「那.....我們換個位置坐吧，浴室的磁磚有點冰。」白木用打哈哈的方式試圖讓對方轉移心情，順便敲了兩下磁磚地板抗議著。

實際上正是擔心對方的身體狀況似乎愈發嚴重，再這樣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應該不是太舒服吧。

「能站的起來嗎？」他轉向冰見谷的左側，並用右手繞過對方的腰詢問著狀況和意見，同時也做好了攙扶的準備。

「好。」他點了點頭，用體育服袖口擦去了淚痕，順著姿勢將手從後方搭上了對方的肩膀。

身體每一處都狼狽不堪，所以他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站，姑且一試的站起身，才發現渾身無力，「.....很勉強。」將自己的狀況告訴對方，但還是用傷勢輕微的右腿撐起了身軀，不給對方太大的負擔。

覺得自己太可笑了，冰見谷又脫口而出了一貫的口頭禪，「抱歉。」

「抱什麼歉啊……」白木用手撐著對方的身體，希望他在站起來的時候不要對身體有太大的負擔，如果是平時的話就算傷的這麼重對方說出「沒事。」也毫不意外，能常常像這樣稍微求救一下就好了。

也還好剛剛沒有就這麼離開，不然對方可能就會這麼在地板上過夜……說到底還是很讓人放不下心。

「沒事。」他緩慢的移動到床邊並輕柔的和對方一起坐下。「你該常像這樣求援的，對自己也溫柔一點吧。」白木的手在坐下後依舊放在冰見谷的腰間上，像是安撫情緒一般的輕輕摟著。

眼角和臉頰都染上了一層鮮明的紅色，搞不清楚是因為發燒，還是單純難看的哭紅了臉。藉著目前的狀態，冰見谷把頭靠在白木的肩上，「我現在不就在和你求救了嗎。」然後，眼前的世界又開始變得朦朧，像是要擠乾身體內的水份，晶瑩淚珠再次不客氣地泛出、滑落。

他還是不明白自己為何而哭，或許是傷口太疼了，也或許是壓抑了太久。他很想知道答案。

冰見谷眯起濕潤的藍眼睛，他難以忍受這樣的自己，簡直不堪入目。可白木放在自己腰間的手太過溫柔，讓他的情緒再度徹底潰堤。明明早在剛才就能放走對方，但拉住對方的卻又是自己，矛盾至極。

隨著每次的眨眼，衣服和褲子上也點出了明顯的水痕。他動了下唇瓣，好不容易勉強擠出了聲音，就用著充斥鼻音的顫抖語調吐出一句，「對不起……」他想道歉的對象，是白木幹、是冰見谷然回自己本身、是其他人、是對著這一切。

而接下來的時間裡他除了道歉，就只剩安靜的任由悲傷物任性地滴落。如同連鎖反應一樣，一旦起了頭，就完全停不下來了。

——就讓他軟弱這一次吧。

一次就好。

沒有多餘的搭話，也沒有看向冰見谷，而是留了身邊的空間讓他能夠喘息。

一直以來都辛苦了，他這麼想著。

曾經耳聞過對方在咖啡廳打工過、送過羊奶，甚至在雜誌上也看過對方的身影。

只要對方需要就能夠在，這大概是他身為好朋友最能夠做到的事情。

就像這樣難得的，休息一下吧。

不用感到羞恥，也不用感到害怕。

「你已經做的很好了。」一個人承擔這麼多事「辛苦了。」他打從心底誠懇說出這樣的話。

待到對方的哭泣漸入尾聲，他才緩緩起身「還好嗎？」他撥了一下對方因為眼淚而沾在臉上的頭髮。「接下來好好休息吧。」

他嗯了一聲，深深地呼出一口氣，然後莫名其妙地笑了。冰見谷覺得白木人實在是太好了，所以又像往常一樣，沒頭沒尾說著毫無相關的話，「你啊，出去之後找個好女孩穩定下來吧。」雖不懂男女之間的情事，但在聽過對方和自己分享的事之後，不知道為什麼覺得眼前的人有點可惜。

經對方提醒才發覺自己占用了太多時間，是時候也該讓白木回房休息了。所以他用袖子將難看的臉擦拭乾淨，接著又伸手抓了男孩的衣服下襬，「みき，謝謝你。」

起初，他用著一副落魄的流浪狗的表情抬頭望向對方，「我會休息的，但是，你可以讓我……」音量越來越小聲，握緊布料的手指也抓得緊緊的，「……送你回去，嗎？」最後卻結束在低下頭的模樣。他深知這是一個奇怪的要求，但正如白木會擔心自己一樣，他也會擔心對方。

「到底是為甚麼呢……我覺得我不差吧。」他在對方關心自己感情的時候小聲地抱怨了兩句，其實也不是白木自己不想，就是上天不賜予一點友善給他的感情路，這樣下去他自己也無可奈何。

雖說前後話題完全無關，甚至還說到了自己的傷心處，但是他看向冰見谷雖然滿臉通紅，但是至少笑了出來，心情也跟著安心放鬆了許多。

說真的這個人的臉還真是有夠好看.....正當他這麼想著的時候又被衣服往下拉扯的和力道接下來的問句吸引了注意。

送我回房間？

「但是你剛剛、你.....」剛剛你還站不太起來耶！

而且一下答應自己會好好休息馬上又說要送我回去，這已經自相矛盾了喔，冰見谷同學。

雖然白木在內心裡來回吐槽了幾十次，不過想想要是又繼續和對方堅持下去可能又要開啟另一場戰役，這種眼神實在是讓人難以拒絕。

好在自己的房間也近，不如就答應吧.....

「那你先吃藥，然後不會勉強的話.....好吧。」

「不過其實我.....只住樓下喔.....？」

說實在的，冰見谷以為對方會拒絕，皺著眉頭，說著乖乖躺著別再動之類的話。所以聽到白木答應，冰見谷反而愣了好一會兒，回過神後聽話的點了點頭：「好，我吃。」明明剛才拚死抗拒飲用神奇藥水，但像現在只是吃顆消炎藥，卻倒是挺快答應的。也或許只是認為，乖乖照做就有糖吃而已。

他拿起一開始放在床頭櫃上的消炎藥，戳了一顆與水一併飲用，「.....好巧。」與其驚訝世界真小，更多的是放心。隔壁住了自己重要的人，沒想到樓下也是。

早已沒有多餘力氣的狀況下卻還逞強著，所以在起身的那一瞬間，左腿傳來的刺痛感和惱人的暈眩讓他差點跌坐回床。基於不願讓白木得知傷口不只有右手，冰見谷穩住了步伐，和對方一起離開了自己的寢室。

真是爽快…

白木看見對方不猶豫的吃下消炎藥之後第一個念頭是這個，緊接著便熟能生巧的輔助了對方的步伐。

會在奇怪的事情上堅持住的固執的人——指的就是眼前這位摯友了……

等下不知道他要怎麼再自己走回房間裡呢……

不過看在自己像是答應了小孩吃完藥就帶他去遊樂園玩的家長，要是又反悔好像也不好，現在是不是該假裝一下對方的狀況其實沒有自己看到的這麼糟糕呢。

白木一邊想著，一邊按下了電梯，雖然只住樓上下但為了對方著想，果然還是用一下這項偉大的科技發明吧。「就在這喔。」他用身體壓著電梯的防夾裝置，指了一下和對方同樣位置的房間，其實距離電梯並不遠。

「那我自己走到門口就好了，你要不要就這樣搭回去吧？」

順著對方所指的方向看過去，即使真的只是在自己的寢室正下方，他還是順便記住了位置。

「嗯，等到你進門之後。」他按住了延長鍵，想等到對方進寢室後才肯回去。然後，像是明白自己的優勢，冰見谷用指尖勾住白木的手指，還用剛才那副無辜、像小狗一樣的表情偷瞄著白木，「みき，謝謝你。」

輕抿著唇，停頓了幾秒便再說了句，「今天麻煩你了，真的很抱歉。」講完之後又露出一抹淺淺的笑容。

進門前他揉亂了自己的頭髮，原本梳上去的瀏海也因為這樣掉了下來。「好啦，你快回去休息吧。」他用右手拉著自己房間的門把並轉向電梯的冰見谷，也露出了笑容。

「嗯，晚安。」他點點頭，按在延長鍵上的手直到寢室門闔上了才放開。

拖著踉蹌的步伐回到自己的房間，在意識矇矓之際梳洗打理、換上新藥，才安穩地躺在床上。閉上眼前想著，隔天醒來雙眼一定會紅腫得很厲害吧。

然後，一切，又恢復了寧靜。

或許吧。